



运用清营捍疟法一得

清营捍疟法 (以下简称本法) 出自《时病论·夏伤于暑秋必痎疟大意》, 乃清代名医雷少逸所创, 全方由连翘、竹叶、扁豆衣、青蒿、木贼草、黄芩、青皮、西瓜翠衣组成, 为治暑疟之有效方剂。笔者运用本法治疗夏秋急性热病, 每获良效。

一、孕妇暑症

雷××, 女, 26岁, 1967年8月6日初诊。妊娠六月, 现值夏秋之交, 忽感恶寒壮热, 头痛如裂, 口渴引饮, 着衣则烦, 去衣则凛, 汗出热退, 每日发作一次, 发有定时, 饮食欠佳, 精神不振, 舌淡红, 苔心黄, 脉弦滑。查血检出疟原虫。患者因有习惯性流产史, 惧服奎宁, 求治于中医。初投小柴胡汤加常山、草果等, 三剂无效, 遂改用本法加减: 青蒿20克, 淡竹叶、扁豆衣、连翘、木贼草、黄芩各10克, 西瓜翠衣1角。1剂后寒热缓解, 3剂后热退诸证大减, 唯神倦纳差, 再以清暑益气之剂调理而康复。

按: 王孟英云: 风寒之疟可以散截, 暑湿之疟, 必须清解。临床治疟, 对风寒正疟, 可用小柴胡汤加减, 而暑湿时邪致疟, 当用本法化裁。方中青蒿苦寒芬芳, 既可清透少阳之邪, 又有祛暑截疟之功, 且无堕胎之虑, 实为孕妇截疟之良药, 但需兼有暑湿见证。

二、伏暑类症

张××, 男, 42岁, 1982年9月5日初诊。素有暑湿内蕴, 感凉后恶寒发热, 咳嗽微渴, 胸闷纳呆, 予抗菌素3天, 反高热达39℃, 某医诊为“风热外感”, 投以银翘散加减未效, 继则寒热如疟, 发无定时, 又予小柴胡汤加减仍未中的。现恶寒壮热, 体温40.5℃, 入暮尤甚, 天明得汗诸恙稍缓, 口渴引饮, 心烦不寐, 尿赤便滞, 面色潮红, 舌边尖红, 苔灰白, 脉弦滑而数。证属伏暑类症, 投予本法加减: 青蒿20克, 淡竹叶、连翘、黄芩、生石膏各10克, 青皮、木贼草、甘草各5克。2剂后热减, 体温降至38.6℃。4剂后热退, 诸恙悉平。

按: 患者暑邪内蕴, 至仲夏复感新凉, 引动伏邪而发, 初在卫气, 暑湿相混, 类似感冒, 但因暑湿在里, 非比风寒之邪一汗可解, 温热之气投凉则安, 故

用辛凉解表之剂无效。迅即邪陷少阳, 暑湿化燥, 内舍于营, 选用本法, 清气凉营, 解暑透热, 药中病机, 故投药六剂, 病即霍然。

三、暑入心营

陈××, 男, 28岁, 1973年7月15日初诊。时值酷暑, 于烈日下劳动, 感头晕且痛, 全身不适, 翌晨突然寒战高热, 大汗淋漓, 汗出热减。某医诊为“疟疾”, 投氯喹等药, 反增恶心呕吐, 口苦咽干, 又予小柴胡汤加减, 寒热反剧, 入夜尤甚, 头痛欲裂, 夜寐不安, 遂来门诊。诊见恶寒壮热, 体温40.5℃, 神倦嗜睡, 尿赤便干, 面色潮红, 舌红少苔, 脉虚数。证属暑入心营, 予本法加减: 青蒿20克, 生石膏、生地各15克, 扁豆衣、淡竹叶、银花、连翘、黄芩、元参、麦冬各10克, 青皮5克。2剂后体温降至38.5℃, 5剂后痊愈。

按: 本例初起误诊为疟疾, 投氯喹后反致胃气上逆, 继又误予小柴胡汤, 致使暑湿化燥伤阴, 内陷心营, 病情日重。此证不同于热闭心包之神昏, 万不可误投三宝之类, 恐易引邪深入。

疟不离乎少阳, 本法选药亦多入少阳之经, 但与和解少阳之小柴胡汤有别: 本法适用于虚多实少, 热重寒轻之暑气入营牵及少阳者; 彼则适用于虚实并见, 寒重热轻之寒邪化热内陷少阳者。又与清胆利湿, 和胃化痰之蒿芩清胆汤不同: 本法用于暑气内舍于营, 热多湿少者以清营泄热; 彼则用于暑湿郁阻少阳, 热轻湿重者以清胆利湿。雷氏云: 暑疟者, ……其证恶寒壮热, 口渴引饮, 脉来弦象, 或洪或软, 或着衣则烦, 去衣则凛, 肌肤无汗, 必待汗出淋漓而热始退, 治宜清营捍疟法治之。可见恶寒壮热, 烦渴引饮, 脉弦或洪为本法辨证之重点, 故夏秋急性热病中具有上述见证者, 均可选用本法。

江西省新建县人民医院 杜勉之

人参地上部分与人参根的 药理作用不尽相同

自从人参皂甙被认定为人参根的主要有效成分以后, 人们便依此为线索, 去寻找具有人参根样作用的植物, 以求扩大人参的药用资源。六十年代初期, 相继发现人参的地上部分, 茎叶、花、果均含有此类化学

成分,且其某些药理作用与人参根也相近。因此有人参地上部分可以代替人参根使用的提法。晚近,随着测试仪器和分离手段的不断提高,现在知道所谓人参皂甙,实际上包括有15种以上的人参皂甙的单体所组成。这些单体皂甙被命名为人参皂甙 $R_{a_1}, R_{b_1}, R_{c_1}, \dots$ 等。而且每种皂甙单体的药理作用,也不完全一致。例如,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,以皂甙单体 R_{b_1} 为代表的、其皂甙元为人参二醇的某些人参皂甙单体,具有精神安定作用;而以皂甙单体 R_{a_1} 为代表的、其皂甙元为人参三醇的某些人参皂甙单体,则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赋活作用。可见人参根所含人参皂甙单体作用不同之一斑。人参地上部分的花、果、茎叶中,虽也含有人参皂甙(看来应称作人参总皂甙为宜),但其在含量和单体比例上则有很大区别。例如:人参总皂甙的含量,花为根的5倍,果为根的4倍,茎叶为根的2倍;人参皂甙 R_{b_1} 含量,人参根又为茎叶的5倍、花的2倍,果中没有查到 R_{b_1} 的存在;人参皂甙 R_{a_1} 含量,根为果的5倍;人参皂甙 R_c 的含量,果又为根的30倍。凡此种种,皆表明人参地上部分和人参根,确有一定的区别。不言而喻,有效成分在含量上的不同,势必导致药理作用的相异。最近有报告指出,人参皂甙 R_{b_1} 对小鼠骨髓细胞内DNA的合成,随着剂量的增加,而呈现出无效→促进→抑制的作用;而 R_{a_1} 则随着剂量增加,对DNA合成的抑制作用增加; R_{a_1} 则恰好和 R_{b_1} 相反。人参总皂甙对小鼠骨髓细胞DNA合成的促进作用,在相同剂量下,又明显高于人参根。又如,人参总皂甙具有一定抗高胆固醇喂饲的家兔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,而人参根总皂甙则相反。可见,人参不同部位所提取之人参皂甙的药理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别。这差别不仅表现在作用强度上,而且也表现在作用性质上。由此看来,笼统地讲人参地上部分可以用来代替人参根应用,尚欠妥当。何况人参根,以及人参地上诸部分,除含人参皂甙以外,还有其它活性成分也都有一定的药理作用。

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 张树臣

“桃仁承气汤”并非吴鞠通所创

读贵刊“桃核承气汤与桃仁承气汤”一文(1983年第9期“园地”),颇受启发,但对文中认为“桃仁承气汤”为吴鞠通所创之说不敢苟同。

《温病条辨》中虽载有桃仁承气汤方,但并非为吴鞠通所创。此方最早见于吴又可《温疫论》中。从两书原序可知,《温疫论》成书于明·崇祯年间(1642年),较《温病条辨》写于清·嘉庆戊午年间(1798年)为早。

吴又可学古而不泥古,善于创新。从《伤寒论》桃核承气汤方中去桂枝、甘草,加当归、芍药、丹皮而成桃仁承气汤方。既有活血化瘀之能,又有逐邪泄热之功,用于治疗胃“移热于下焦血分,膀胱蓄血”的病证(见《温疫论·蓄血篇》)。吴鞠通在编写《温病条辨》时将此方收载,仅在用量上稍有变动。因此,桃仁承气汤实为吴又可所创。查阅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和《简明中医辞典》桃仁承气汤条,皆注此方为《温病条辨》所载,所标出处未明。为澄清渊源,希望编著者在再版时予以更正注明为妥。

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班 张国庆 马健

谈栀子治虚烦不得眠及心中懊恼

《伤寒论》中凡见虚烦不得眠或心中懊恼之症几乎都用了栀子,张元素在《珍珠囊》中直接指出其“治心烦懊恼不得眠”。但栀子所治的虚烦不得眠及心中懊恼究竟是心胃还是肺胃之病?是虚证还是实证?为什么栀子善治本证等都还存在着不少疑问。故探讨如下。

《伤寒论》76条:“发汗吐下后,虚烦不得眠,若剧者,必反复颠倒、心中懊恼。栀子豉汤主之”。221条“阳明病,脉浮而紧、咽燥口苦、腹满而喘、发热汗出、不恶寒反恶热、身重。若发汗则躁,心愤愤反谵语;若加温针,必怵烦燥不得眠;若下之,则胃中空虚,客气动膈,心中懊恼、舌上胎(苔)者,栀子豉汤主之”。可见栀子豉汤证在汗、吐、下之前是三阳并见的复杂证候。柯琴称之为“阳明半表里证”。因有的医者以脉浮而紧,发热而喘误作太阳证故发汗;有的医者见不恶寒反恶热、发热汗出、腹满而喘,误作阳明腑实证而用攻下;而汗之不解,下之不去又自然会想到吐法。汗吐下误治由此而来。结果汗之脉浮紧虽然可去,然津液更伤,故必然烦躁不安,甚则谵语。吐之则损伤胃气,耗损津液,故可见呕吐、烦躁等证。汗吐之药可使刚刚入胃之邪逆提向上,上冲胸膈。郁滞于内而形成郁热,故见心烦不宁、夜不得眠。下之则胃中空虚,表邪趁虚而入,郁于胸胃之间,心中烦热、懊恼。邪热郁滞在胸胃之间,究竟在心还是肺呢?有些注家根据原文有心中懊恼等证,认为邪热在心。然仔细推敲则有不少问题。其一本证原系伤寒阳明半表里证,属阳明经证之范畴。阳明所主脏腑以肺胃为主。其二本证经汗吐下后,其邪既未尽出,又未传于它经,乃属余邪未尽,当为阳明气分之轻证。其三假若伤寒之邪传于少阴心经,则应见但欲寐等症,而并非虚烦不得眠。可见本证不应属心胃之